清華中文學報 第二十期 2018年12月 頁 251-296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就地超越——陶淵明的現實詩學

簡良如*

摘要

陶淵明詩率性任真、質實情深,所達境界、美感與人格高度,俱 難複製。然而,曲折哀怨的情愫、消極矛盾的遐想,也時或見諸作品。 什麼是貫通這些不同表現的詩學立場?後者之新創性與侷限又是如何?本文藉釐定陶詩吟詠界域,探索作品創作思路,據此了解作為詩人的淵明給予自身的思想課題,以及作為哲人的他通過詩詠所得出的創造性解答。約言之,陶詩視野始終未離現實,即使描述桃源與神仙亦然,其所示範的乃個體就地超越(就現實超越現實)之道。其外表之尋常,與背後難以想像之堅毅深韻,一體兩面。

關鍵詞:陶淵明詩、現實、固窮、飲酒、否定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1「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2「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3天地在四季晨昏中恆存的清朗與高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4「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5田居生活無以取代的質實悠遠;「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6「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7「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8「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9既瑣碎又充滿情味的作息往來;以及那令人同聲感嘆的「人生若寄,顦顇有時」,10「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11「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穨,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12陶淵明(369-427)詩彷彿下筆即是的景致與情實,確如楊時(1053-1135)、嚴羽(1191-1241)、葉夢得(1077-1148)等所云,自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陶淵明集校箋》,增訂本 (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頁195。下引陶詩,除需補充他本實況、修訂句讀外,皆據 龔本,而以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為主要參照。

 $^{^{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陶淵明集校箋》,頁 215。

³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己酉歲九月九日〉,《陶淵明集校箋》,頁 232。

^{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206。

 $^{^{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82。

^{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206。

⁷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86。

 $^{^8}$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三〉,《陶淵明集校箋》,頁88。

⁹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陶淵明集校箋》,頁 235。

^{1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榮木〉,《陶淵明集校箋》,頁 15。

^{1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陶淵明集校箋》,頁 181。

^{1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五〉,《陶淵明集校箋》,頁 344。

然而不可及。¹³ 人生的枯榮、起伏陟降,掙脫勞累煩悶而滲入清風般 之心境、兀自開揚起來的轉瞬視野,必須由他這樣深體每一無奇時刻 者始能準確言說。

然而,如諸多學者已注意到的,陶詩同樣可見負面且主觀意識強烈的哀怨情思。這對以人格及哲學理境成為文學典範的陶淵明作品來說,¹⁴ 其間反差尤顯突兀。特別當這些負面感慨總是環繞一己心志性情、委運任化、貧困境況重複出現,¹⁵ 因自我意識強烈所反顯出的怨艾、卑屈與貧乏,更讓人不忍直視。即使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云:「其作品的真正主題乃在疏離外在世界之後的自我」,¹⁶ 或孫康宜所謂:「(陶淵明)在詩中創造了一種自傳模式,使其自身成為作品的首要主題」,¹⁷ 乃至譚家哲就其創作本質而言的:「其生命又因境況際遇而完全內化,心與志都停止在對人生不斷反省,為其心思全然繫

¹³ 分見〔宋〕楊時,《楊龜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10,頁472;〔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頁2726-2727;〔宋〕葉夢得,《葉夢得詩話·玉澗雜書》,《宋詩話全編》,頁8727。

¹⁴ 如鍾嶸(468-518):「每觀其文,想其人德」、〔梁〕鍾嶸、《鍾嶸詩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4;以及蕭統(501-531):「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 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亦乃爵祿可辭!不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爾」、〔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頁2;又或是張亨(1931-2016):「無論是文人或者思想家基本上有共同的價值觀,那就是追求道德自我的建立才是最重要的;至於文學藝術或思想上的成就,反而是比較次要的。……至少陶淵明代表了這一類型的文學家」、張亨、〈從陶詩談中國文學與思想〉、《清華中文學報》第17期(2017年6月),頁24。

見譚家哲、《詩文學思想》(臺北:漫遊者文化,2014年),卷2,頁500-502,對陶詩內容元素之歸納。其他學者亦對陶詩密集撰寫特定情懷這一特色有所覺察,如齊益壽、《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224-226。

Stephen Owen, "The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 in Shuen-fu Lin, ed.,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T'a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81.

¹⁷ Kang-i Sun Chang, Six Dynasties Poet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6.

結。……其心與生命之全然內向,使一切表面關係不復存在」,¹⁸ 亦不能完全抹去淵明作品因自我中心、自我投射所造成的幽怨與偏狹——由於受外在境況左右而不能自己,¹⁹ 這類思想情愫正與疏離外在世界的主體獨立性,以及心志生命之內化與反省強度,有所矛盾。

那麼,該如何看待這一內在張力?可以看到,無論主張溯源外延的生涯經歷,或進一步給予同理同情,²⁰ 學者大體均視上述矛盾為淵明面對自身境況之心理反映。但也因此,它讓後續分析一方面因為無關「詩文表現技巧」,而外於作品制作、構成問題;另一方面,心理主、被動成分的難以釐清(如「兩面性格的誠實表露程度」),亦讓作品失去可被客觀衡度的條件。²¹ 換言之,對陶詩矛盾現象的定位,若

¹⁸ 譚家哲,《詩文學思想》,卷2,頁499。

¹⁹ 除了〈詠貧士七首〉組詩這類典型例子,連主題或重心本應在他人身上的憶友、贈和之作,都可看到類似傾向:如〈停雲〉思親友,唯思「說彼平生」、「好聲相和」、〈與殷晉安別〉:「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以及〈示問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兩首〈答龐參軍〉:「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不有同好,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觀懷人。惟心孔洽,棟宇惟鄰」等,都只從對方知己與否、人生抉擇是否與己相應等自我本位來回顧友誼。詩人自己始終突出在酬和相伴者之上,為詩詠真正關懷的對象與動機。然而,無論志同道合在友誼中多麼重要,作為個體間之締交,跨越自我本是友誼得以成立之前提,淵明的觀法因此或多或少單薄了友誼的可能意義。以上引文依序出自〔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1、2、157、102、116及頁32。

²⁰ 前者如岡村繁(1922-2014)所主張:「淵明的種種矛盾,幾乎都與諸如辭官、貧窮、饑餓、死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密切相關。因此,我們要捕捉他性格深處的真相,最有效的方法當是考察其生涯中幾個轉折期的言行」,見〔日〕岡村繁著,路曉光、笠征譯,《世俗與超越:陶淵明新論》(臺北:臺灣書店,1992年),頁 64;後者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我們的確可以在這種矛盾中,看出淵明文學的高貴地方。……人們本來就有種種矛盾。而唯有誠實文學,纔能將種種矛盾,以矛盾現狀將它說出」,見〔日〕吉川幸次郎著,李君奭譯,《陶潛》(彰化:專心企業,1981年),頁25-26,譯者於書末稱此為「內延的方向做法」、「將自己沒人於對象」的譯解法,見同書,頁177。

²¹ 以上兩項分析盲點,參考〔日〕岡村繁著,路曉光、笠征譯,《世俗與超越:陶淵明新論》, 頁 63,對相關分析法的批評。同書,頁 64,岡村因而意識到欲做出真實可信的評斷,唯根 據詩人在關鍵時刻「如何深刻地反省自己,如何根據自己的意志作出決斷」等主動實踐面

不能跳出「心理實況」而純由「作者的自主創作」這主動且關乎創造的嚴格詩學角度加以理解,視作品確為充滿意識的制作結果,則一切評斷都可能失準而無效。事實上,淵明對德美淳質的體驗既至為深切,反過來寫出的一切相反情思便不可能未經覺察和思索,陶詩的自主創作性本毋庸置疑;下文將引述的詩例甚至更讓我們探見陶詩內超乎一般心理紛擾的極端張力,它非自然情思反應,乃出於有意之經營,也就可想而知。若然,淵明究竟懷抱什麼樣的創作意圖形構詩詠?後者以何種途徑得到實踐、又帶來何種效果?這當中存在任何獨創性或獨一無二的詩詠進路嗎?淵明藉詩詠創作所宣示的主體價值與姿態又是如何?以下,讓我們為上列問題找出可能解答。

二、陶詩之現實性22

文學史對陶詩創新與典範地位的指認,因反映淵明對整體詩詠歷 史的自發反省和主動做法,可為本文考察的起點:它如王國瓔指出, 別於前人「不過是在詩中抒發隱逸情懷,表達對隱逸的企慕與嚮往而 已,並非親身隱居經驗的記錄」、「往往離群索居,棲身巖穴山林;詩 中描繪的環境背景,遠離俗世人間,通常是人煙絕跡的荒郊野外,深

始能。然而,岡村繁顯然也未能完全避開上列盲點:就像他認定為淵明自主發動的卑屈心理,對吉川幸次郎來說卻是淵明被動承受世事時無法排除的不安,心理實況中的主、被動成分始終難辨;而他對淵明的評斷終究只及於其人而非作品,亦是不爭之事實。

²² 本文所言「現實」,即一般人談及「現實」時泛指之意思,非思潮流派或文學創作主張中之特殊概念。眼前具體實在之人間世界、及因眼前直見便肯認為唯一真實時所產生的諸種現象和取向,即構成「現實性」所概括的內容。這包括本節以下將談到的視存活、利得、顯貴為必然優先,以務實、知得失進退、趨利避害為明智,由物用態度(如素樸節用和慷慨)和人群依存作為德行有無判準等本節以下所述內容。「現實性」所涉層次因此和岡村繁的「世俗性」相當,唯「世俗性」一詞所帶有之貶抑成分,與本文唯作事實陳述的態度有別,為免混淆,故另以「現實性」稱之。

林幽谷」,²³ 淵明在詩文學史上最顯見的創新之舉,乃是將隱逸身體力行,開啟人間田園為嶄新的詩詠領域。然而反思此現象發展,不得不感詫異的是:抒發親身體驗,本較構造一不存在的虛擬情境,來得直接且想當然爾;真實具體之體驗,在獲取讀者共鳴和證明詩志真誠無偽的效果上,亦優於虛構,但文學史卻反過來讓這無論從自然進程和效果來說皆應先行的創作手法,直至陶詩才躍上舞台。理由何在?

試從淵明田園特質加以探究:可以知道,空間景致的質實平淡固 然構成田園之美,但人與人情更是其所以美善之本。而田園的人情如 何?〈飲酒二十首·九〉清晨「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²⁴ 的溫暖 含蓄,已足以概括田人的良善。然細審田父友好相勸的言論:

鑑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²⁵

田園不為此前隱逸詩人寄託生命情志的理由,也就昭然若揭——其與世俗中人所想,實無二致。它雖極似漁父詰問屈原(約343 B.C.-278 B.C.)的:「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心態卻和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²⁶的豁達脫俗,不能相比。同樣情況在另一次「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²⁷的交談經驗中也可見到:即使雜言閒議已被「桑麻長」取代,田人專注的事務仍只在作物收成這現實生計之事,²⁸田居人事甚至正因務實而顯得純粹(「無雜」)。這在田園

²³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9 年),頁 13、 15。

²⁴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九〉,《陶淵明集校箋》,頁 263。

²⁵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九〉,《陶淵明集校箋》,頁 263。

²⁶ 〔戰國〕屈平著,〔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頁 275-280。

^{2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86。

^{28 「}但道桑麻長」固然不能排除對草木生生的讚美之情,但終究限定在「桑麻」一類作物,

生活中從不致引起非議的兩正面例子,皆未異於俗世關懷,它們的樸實無華和淳厚氣息,反而和人能忠實視現實如本份,無更多幻想,息息相關。淵明幾次流露出對飢乏寒餒的憂心,試圖以「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等說法自我勸勉,²⁹ 也都可說是對田園現實性的親身體證。田園故非超然現實之上之所在。相反地,當陶詩對田園人事的歌讚,多集中在躬耕自任、³⁰ 友好和樂兩類德行,³¹ 我們更能確認淵明正將田園定位為實際世界裡唯一如實之現實。因獨力承擔、又能體諒他人孤寂與需要所反映的,正是人直面現實困頓時,於己、於人的務實做法。二德行糾正了塵世「輪鞅」³² 頻仍,人與人牽扯、依賴,卻在真正需要對方支持、肯定時,「人人惜其情」、「但顧世間名」,³³ 既不獨力承擔而卑弱,又徒務外表(「名」)的虚浮性,令現實實然不再受到掩蔽。這表明:塵世本身的凡俗與艱難原非淵明抨擊的對象,人們逃避現實所致之荒謬失直始是。田園因而非異質於世俗塵網之域,

非鄉間所有生機,現實生計仍主導其關懷視角。

^{2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02。類 似論點亦見〈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移居二首〉、〈雜詩十二首·八〉、〈丙辰歲八 月中於下選田舍穫〉等。

³⁰ 田園中人面對利得損益的態度,如〈勸農〉:「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 擔石不儲,飢寒交至」、〈移居二首·二〉:「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雜詩十二首·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丙 辰歲八月中於下選田舍穫〉:「貧居依稼穑,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和 郭主簿二首·一〉:「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有會而作〉: 「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等。以上引文依序出自〔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39、133、351、239、144 及頁307。

³¹ 如前引田父好言相勸之善意,或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日入相與歸」、〈歸園田居五首・二〉:「披草共來往」里人間的親和情誼,桃花源裡「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對來客之慷慨接納,以及〈和郭主簿二首・一〉:「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雜詩十二首・四〉:「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的相扶相伴等。以上引文依序出自〔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 206、86、465、144 及頁 342。

^{3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86。

^{3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三〉,《陶淵明集校箋》,頁 248。

淵明的歸田行動亦非為揚棄現實而然,相對地,它是對現實實然的回歸;現實並未翻轉,如同王國瓔將田園歸類為「俗世人間」般,現實始終是世界的實體與真理。

上述事實解釋了隱逸詩人虛構物外山林的真正理由:對於超然卓識者來說,自囿於現實,其結果終如張衡(78-139)〈歸田賦〉所云:「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34莫非徒勞之慨而已。反之,創作者雖只象徵性地藉山林幽谷書寫離俗之境,但這遠逸的虛擬場景,不僅拉開與世俗常態的距離,再不相涉,亦讓世界從狹隘的眼前人間,一變而為天地萬有、古往今來,時空的廣袤讓詩人得以盡情描勒理念內涵,自由飛躍於不同視域層次之間。凡此,皆田園緊貼現實人生所無以輕盈實現者。淵明數度感慨隱居生活裡無相和、問津者,35 偶或流露的孤獨之嘆,以及對於平實如晨昏居處者,終不免如世間虛妄般歸於荒墟空無、同告幻化無常之無奈,在田園本亦現實俗世的情況下,必想當然爾。

然則,淵明曾否嘗試突破田園這一先天限制?寄寓其理想的桃花源,可視為他對上述問題的回應,而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僅村人對日常勞作與生活理序的持守、待客時的慷慨盛情,和淵明素來讚賞的自食其力、與人友好等田園樸美人情相類,田園的現實世俗性也同樣於桃源內有所保留。後者由王維(699-761 或 701-761)仿作〈桃源行〉時做出的細節更動,即能清楚觀見:有關發現桃源之始末,〈桃花源記〉「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歸因外在機緣,³6〈桃

³⁴ 〔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頁 481。

³⁵ 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飲酒二十首・二十〉。〈雜詩十二首・二〉:「欲言無 予和,揮杯勸孤影」,亦流露相同之嘆,見〔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 337。

^{3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桃花源記〉,《陶淵明集校箋》,頁 465。或謂〈桃花源記〉「緣」、「忘」、「忽」乃對漁夫忘機自然之形容,不過,從後文「處處誌之」這相反表現,可知「緣」、「忘」、「忽」諸字當只從字面意思直解,與內在修養境界無關。

源行〉改為「逐水愛山春」,37 將內在心靈對山水生機的深愛與求索, 抬到更關鍵位置,提高對漁人主體強度的要求。而桃源對漁人之意 義、〈桃花源記〉漁夫出而「處處誌之」、「詣太守說此」、唯恐失之且 藉以邀功,視其為新奇體驗與利得工具而已;〈桃源行〉漁人則即便 離去,亦見「春來遍是桃花水」,桃源已直為其人內在之境,山春樂 土故能無所不在。再是,〈桃花源記〉以「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 作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等慷慨盛情,38 作為對村人 友好良善的形容;〈桃源行〉「競引還家問都邑」則略去設食細節,只 寫人們敞開內外、今昔界限的友誼本質。此從熱鬧場面及物質分享層 次沉澱,無待酒食氛圍、直面人與人關係的做法,更見心意之純粹。 又或如改〈桃花源記〉裡村人問漁人「今是何世?」為「問都邑」, 也突顯了前者好奇村外世界、後者關懷眼前漁人的用心差異。39〈桃 源行〉裡的村人連好奇現世的念頭都不興,自然再無對俗世的欣羨或 眷戀,更甚者,「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桃源在〈桃源 行〉中已不只是〈桃花源記〉的消極避禍之地,更為實現深隱境界(「成 仙」)而存在,其「月明松下房櫳靜」、「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 乘水入」的靜謐幽雅,已超乎〈桃花源記〉「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田居景象,40 直

³⁷ 〔唐〕王維著,〔清〕趙松谷註釋,《王摩詰全集箋注》(香港:廣智書局,出版年不詳), 頁 76-77。

^{38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桃花源記〉、《陶淵明集校箋》,頁 465、466。

³⁹ 學者如陳鐵民將「問都邑」解釋為村人「詢問原先各自的居地」,說法不確,見陳鐵民,《新譯王維詩文集》(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頁23。村人避世數代,與世人已無繫連,無詢問居地之必要,出身武陵的漁夫亦未必有足夠見聞能夠回應,〈桃花源記〉故頂多概括地問「今是何世?」,問時代大體情況而已。「問都邑」應同雙方初見時的「問所從來」,乃對漁父居邑之問,關切對方而非自己。場景由初見漁人之時延至競引還家以後,也讓「問都邑」的性質從〈桃花源記〉乍見來客的好奇,一改而為對人的關心。

^{4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桃花源記〉,《陶淵明集校箋》,頁 465。〈歸園田居五首·一〉 之「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

清華家學報

如文人水墨。王維此數項改造,固表明摩詰自身對離俗逸雅境界的堅持,也清晰對襯出淵明在這本已是最能自由逞其理念的傳奇性題材上,仍竭力扣緊現實一般心態與做法的事實。可以說,除了免除世亂、王稅等存在處境上的壓迫與操控,這歷經時代更替遺留下來的樂土,和其他田園差距甚微;桃源裡令人欣羨的生活步調及和美人情,只是抽去負面處境後、人卸下猜疑與欲念的自然結果,非情感意志實質躍進後之精神境界。淵明只消減外來紛擾,桃源之美仍為田園平素可有之美,唯罕見地維持此美不墜,是以美得如此獨特。

淵明詩境之立諸現實,已可確定。然而,淵明之不屑世風、胸臆 志向之不群,同樣不可否認,他非不知現實侷限而盲目偏執於此。其 未決絕遠走,除了對千瘡百孔的現實人間仍有深摯留戀,已無其他理 由可以解釋。陶詩,故是在既有所惡、又有所愛的掙扎中成就之作。 這左右為難而不能專志決絕之心理,亦一般現實中人之心。是以,當 淵明真能透過詩詠找出置身現實猶有所立之道,其所揭舉之典範將不 只是針對文士或才高者而言,更同時為平凡現實中人所需。陶詩價值 在此,陶詩之目的與真誠亦在此。那麼,淵明如何做?他指出了何種 前人未知之創作路徑?

三、現實詩學:以直面現實常態爲總體吟詠進路

在田園人事之外,論者或能從淵明懷古、樂好琴書,對世道有所 譏刺,既肯定本真情性與景物情采,又多番著墨仙界、死生、形影等 超越對象,期待陶詩透過其他子題,延展出類似前人隱逸作品所欲成 就的現實之上之詩志向度。41 不過,撇開淵明在生活中的真實實踐不

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意境亦同,見同書,頁82。

⁴¹ 這裡參考的是《文心雕龍·明詩》歸納詩壇成功經驗所提出的詩詠路向:諷誦舊章,怨刺 匡諫,仙詩,辭、韻無方,物、情或個體才、氣,山水等六種,其餘嘗試則因無法開展出

論,僅就詩詠作品來看,陶氏全篇專志誦詠上述內容的例子並不多見。⁴² 即便是最顯淳美的生活物采,一詩也甚少超出一兩單句,詩末更多收結在生存利得之憂,或對現況「荒墟」無餘、「悵恨」孤絕的諸般感慨。此強烈現實意識,甚至在至高或至真實者面前亦然。淵明相對「道」、「文」之自我定位,以及他對超越者——神靈與其無窮恆在性等諸存有對象的觀法,便標誌出這一立場。有關前者,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聊 為隴畝民。⁴³

及〈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44

淵明對孔子(551 B.C.-479 B.C.)的敬慕之情,從稱夫子為「先師」可知,⁴⁵二例有對應「道」、「文」這價值上最高存有的意味。⁴⁶ 然而,面對遺訓「憂道不憂貧」,淵明將士所憂患的天下共體之道,替換為農人(「隴畝民」)之道——「志長勤」;將歷史上的「遺烈」、「高操」,限縮為有所不為、故相對消極的「固窮節」。不僅如此,「勤」

充實意義和文辭變化性,多數難以功成。見〔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 北:臺灣開明書局,1985年),卷2,頁1-2。六種詩志類型之歸納與分析,另見簡良如、《〈文 心雕龍〉之作為思想體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187。

⁴² 如齊益壽引潘重規(1907-2003)意見,咸認淵明「平日讀書治學之勤」,即見陶氏平日與 詩詠之落差。見齊益壽,《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頁66。然也因此,後 者之本於創作、寓有詩人之詩學理念等特性,反而更加鮮明。

 $^{^{4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206。

^{4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陶淵明集校箋》,頁 210。

⁴⁵ 淵明對孔子其人、其道之敬重,亦見〈榮木〉、〈命子〉、〈勸農〉、〈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答龐參軍·序〉。

⁴⁶ 各以「先師有遺訓」、「千載書」代指。

與「固窮」的對象也分別窄化為田事和物質利得:「志長勤」專勤於農事,從〈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明顯可知;「固窮節」雖化用《論語・衞靈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⁴⁷ 不過,相對於孔子從「道」之窮達言「窮」,陶淵明則只由「飢寒」等《論語》用「貧」字概括的「存活條件之匱乏」來理解。⁴⁸ 二項德行只與生存處境相關,較孔聖遺訓退縮不少。⁴⁹ 二者雖標誌了人不廢棄主體努力、又不冀求客體回應的堅毅品格,但它們仍只一般田居躬耕者率已實現的操守,與賢聖、文士之「超然」、「投迹高軌」⁵⁰ 致志突破現實、兌現更高理想的生命期許有別,非同一層次之道。淵明這對志道內容的自我設限,和他在針砭世人荒謬求榮時刻意表現出的自我貶抑姿態意義不同,應視為真誠之論。⁵¹ 它出自淵明對己「遊不曠林,宿不森

⁴⁷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15,頁137。

⁴⁸ 見淵明另一次提到「固窮節」的〈飲酒二十首・二〉。〈詠貧士七首〉組詩之作,亦本於此。

⁴⁹ 此處只應看作是道義的退讓,非如田曉菲以為乃「對先師遺訓的背叛」,參見田曉菲,《塵 凡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10);或如蕭馳所設想 的乃有取於墨的「秦漢之際新儒家」,參見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一卷:玄智與詩 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年),頁 279,而與孔孟有所扞挌。田氏指「志(患)長 勤」有暗示「學習比耕地更有可能帶來經濟利益」、「詩人的憂慮在於貧,不在於道」的說 法,不僅直接矛盾陶氏「固窮」主張,不能對應陶詩整體的利得、道訓觀,也輕忽了「勤」之德行意義(如《尚書·無逸》體察小人稼穡艱難,以「勤」為君、士自我要求之行)。其 次,孔孟固如蕭馳觀察,從未主張有父子而無君臣,但亦有《論語·衛靈公》:「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憲問〉:「賢者辟世」,以及〈為政〉:「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孟子·離婁上》:「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說。「有父子而無君臣」非如蒙文通(1894-1968)所以為乃「一律平等的思想」,父子非平等關係,父子、君臣之本質差異在關係之自然/社會性或內在/外在性,無涉平等問題,故亦不能因是否標舉平等,作為陶氏有取於墨之證明。

^{5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勸農〉,《陶淵明集校箋》,頁39。

⁵¹ 楊玉成引 A. R. Davis「自我貶抑」、「自我嘲弄」說,認為陶氏有「從神聖降落到世俗的低調姿態」、「反英雄」之傾向。楊玉成,〈田園組曲:論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國文學誌》第4期(2000年12月),頁203。

標」52 的生命定位,乃有意識地將自己與現實中人比局同列的結果。 志道態度如此,對其他際遇機緣、個別人事或居處處境,當然更 不有強求超克之意。桃源之不復得,故亦淵明思想之必然,人唯務力 眼前景況便是。陶詩中諸多看似曠達、咸通任化的境界語,因此多亦 對應現實而有,乃自我慰解之言,除順承現實處境之外別無旨趣。〈形 影神〉關注的故非形神不滅,而是情感離逝與終必一死這樣的人間現 實。而看似詠歎玄奇的〈讀山海經十三首〉,神界亦不過用來對照人 境,未是最高價值。如組詩第二首似歌頌不死與無限的:「天地共俱 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字非一山,實是對「玉臺凌霞秀, 王母怡妙顏」何以實現之說明,非主要頌讚內容。而詩篇真正稱美的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則同詩末「高酣發新謠」,分別以形容 和行止呈現出相反「寧效俗中言」的自在與自得。53 若「寧效俗中言」 正同本文前引〈飲酒二十首・九〉田父之行狀,那麼,該詩藉王母所 標榜者,亦其反面而已,非特殊神性。甚至,當組詩第一首描寫人在 窮廬「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 如?」54 的境界已與第二首「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怡妙顏」 相當時,55 淵明的「神/人」觀也就十分清楚:仙界超越人世而貌似 珍貴者,實人世本來即能者。乃至於,當神靈僅能借助得天獨厚的存 在條件(「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之 永恆與無限)得其妙顏,人卻在缺乏同等優渥條件時,依然能由四時 生機、本性之愛、勤勞躬耕、友誼等方式,56 自行獲享其樂,其無待 與懿美實更甚神靈。神靈之永生與無所不在,雖使人欣羨,於人卻顯

^{52 〈}歸鳥〉龔斌校記云:「宿則森標」,湯本、咸豐本、蘇寫本作「宿不森標」。〔晉〕陶潛著, 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 61。

^{5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392。

⁵⁴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389。

^{55 「}終宇宙」對等「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不樂復何如」對等「怡妙顏」。

⁵⁶ 見〔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388、389。

■清華雲◆學報

得無必。此組詩第五「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之用意。對人來說, 「長年」更可由飲酒重新界定,如〈連兩獨飲〉所描勒:

>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故老贈 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 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僶俛四 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⁵⁷

「飲得仙」、「重觴忽忘天」、「任真無所先」、「心在復何言」皆見淵明不從生理年歲而從內在心境詮釋人間「長年」真義;而故老「贈」酒,更顯示人間長年的實現,有著較三青鳥「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58上下使役關係遠為良善、融洽無私的因緣背景。這也是〈讀山海經十三首〉詩組第八指出「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59永生者其生命之無味,以及第九至十一由死生變化總評神話人物時所說:「功竟在身後」、60「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61「長梏固已劇,鷃鶚豈足恃?」62生死亦無以約制行事結果(「功」)、智慮意志、幸與不幸時,所顯示的立場。〈讀山海經十三首〉將神仙特質之貴重性次於人,將神話事蹟皆由「有生必有死」、63君德、用才之道、獨立主體、心之寶愛、雅俗等人間主題加以評價,莫不顯示陶淵明的不慕超越之心。

換言之,在淵明手中,各種可望超出現實囿限的素材對象,仍只 平實呈現。如同事先設限般,代表本直與應然定位的自然和立身之

^{5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連雨獨飲〉,《陶淵明集校箋》,頁125。

 $^{^{58}}$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五〉,《陶淵明集校箋》,頁 397。

^{5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八〉,《陶淵明集校箋》,頁 402。

^{6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九〉,《陶淵明集校箋》,頁 403。

^{6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十〉,《陶淵明集校箋》,頁 405。

 $^{^{6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十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408。

^{6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挽歌詩三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415。

道、象徵存在終極景況的桃源夢土與仙界等所有界域,都和塵俗世界 一齊被不同程度的現實性所覆蓋,未有逾越。淵明顯然無意移離視線 或改變觀法。承此,詩人故只能由現實內部提出足以對等其他詩志向 度及此前歸田隱逸作品之詩性素材,維持詩文學境界高度不墜,不因 背景世俗化而有所下墮,以證其做法確有可能。

淵明如何做?可以想見,指認現實當中的正面物事,該是上述設 定下最直接的做法,特別是那些人未深察、但真切存在者,如田疇遠 風、高枝榮木、藥圃茅簷、鄰里情誼。此正向做法,乃所有於現實困 頓中力圖振作者最先思及之方法。淵明也不負所望,陶詩裡一切正面 境界幾乎皆立基於此。他對這些靜謐片刻、微末光景的發掘和記述, 準確呈顯了現實世界的應然與價值,讓人縱然棲居現實、再無其他出 路,亦非全然負面。即便如「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64 幽微垂暮 之際,詩人教人體會的,亦非生存勞累,而是那室中靜待、從未失去 的內在時刻;又或是現實中人多關注己事、僅在得閒時聊想對方這乍 看薄弱不真之人情,也在他的筆下變成「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 思」,65 將人們篤守本分之品格,以及如此斷續之情之亦有真實,尋 常點出。凡此,皆讓現實中人未察覺、或察覺而未見其深美之物事, 重見光明。能如此正面揭舉現實,對深愛此世、日日活於其間者來說, 是多麼大的鼓勵,亦是多麼重要的提示!現實本身能夠洋溢詩意,亦 唯此途而已。此類詩句亦因而為陶詩最受人歎賞處,且為讀者「尚想 其德」最主要憑藉——不唯所詠光景盛美,66 更先是吟詠者本身人格 之純美故。客體與主體之正面性由此同構。

然而,現實中的正面物事終究稍縱即逝,其於陶詩所佔比例必然 不若面對現實常態時的嗟嘆、批判為高。陶詩中全篇健朗的作品因而

^{6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五〉,《陶淵明集校箋》,頁 93。

^{6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移居二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132-133。

^{66 [}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頁2。

也只有〈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五首·一〉、〈飲酒二十首·五〉等, 其他正面光景則鮮能鋪展成篇。如蕭馳所言:

陶氏所祈嚮的回歸樂園樂世,其實只在田園生活的某些瞬間, 在不期然的風聲、雨聲和眾鳥的歡叫裡,忽然感悟與宇宙生命 的契合。⁶⁷

「某些瞬間」、「不期然」、「忽然」皆暗示了:現實中正面物事的出現, 實似漁人闖入桃花源這一機緣般,非必可得。它固然成為後人闡釋陶 詩境界的主要憑藉,為陶詩贏得了崇高評價而貌似作品關鍵,卻仍不 能以零星取代整體地概括陶氏詩學實踐。更準確地說,現實中之正面 物事並非直面現實常態之詩人所務,淵明花費了更大心力在面對後者 之真正實況。我們首要關注的,因此應是那些在負面境況中被淵明發 掘、開拓,俾使心志、生命得以自由馳騁之隙縫。淵明正通過它們樹 立獨特的詩詠主體。後者因立足現實,與現實常態性質相偕,勢必不 再能由德行或任何價值矩度加以規範。然而,就實現現實中個體極難 成就之真實獨立,以及從內部達成對現實本身的創造性轉化等詩詠主 體應具備的主體性與創造本質來說,無疑前所未有且別具意義。

上述吟詠主體如何成立?由於「質直」、「篤意」、68 外在的文辭意象或形式表現自然不是淵明實踐詩詠理念的場合,但在詩詠內容與內容背後之思維模式上,則可見構造痕跡。就詩詠內容而言,他以一般人面對現實常態唯二之姿態——拒絕或接納——為基礎,分別構想實現上述詩詠課題所必要的拒絕與接納之道,而各以「固窮」、「飲酒」代表。二者事實上也是陶詩最常標舉的處世姿態,適用對象無分士人、田父,足以概括所有意圖相類之活動。需注意的是,這裡對「固窮」、「飲酒」的討論,應限定在對匱乏處境的固執以及獨飲兩種情況,

⁶⁷ 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一卷:玄智與詩興》,頁 272-273。

^{68 〔}梁〕鍾嶸,《鍾嶸詩品》,頁4。

剔除「安貧守賤」一類德行節操及共飲時的歡暢場合,以對應下文對 現實負面常態的討論。至於思維模式方面,通過對話和對比,陶氏創 造出在拒絕與接納兩端之外第三種直面現實的方法。也因思維模式廣 泛介入陶詩各層面,其對詩詠之影響更為內在,從而為淵明詩詠最重 要的實踐場域,詩人之個性與無所束縛之創造力,俱由此見。以下分 三節簡述。

四、三種就地超越路徑

(一) 對現實的絕對拒絕: 固窮

個體身處現實、又欲保持獨立,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從抗拒俗世開始。陶詩數度強調的「固窮」,雖非孔子本意(從道之窮達言君子進退份際),但由人能固守貧困卑賤來說,其對一切外在利得的拒絕,已足以說明其志之堅定。詩中隱伏不去的疏離、孤獨感,以及前述曾提及的內向、內化生命,也因和「固窮」拒世意圖相仿,可納入「固窮」範圍一齊觀察,皆出自主體對外有意識之對抗,無一偶然。對於固窮者,淵明故除了推崇其品格與骨氣,69 亦不忘強調它抗拒俗世的本質,如〈飲酒二十首・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⁷⁰

⁶⁹ 見〈詠貧士七首〉組詩如〈詠貧士七首・三〉:「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 苟得非所欽」、〈詠貧士七首・四〉:「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豈不知其極?非道故 無憂」、〈詠貧士七首・五〉:「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等有 關貧士超脫得失、篤志於道的描述。以上引文依序出自〔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 集校箋》,頁 366、368-369 及頁 371。

 $^{^{7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246-247。

或〈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長閇。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 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 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栖遲詎為拙? 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⁷¹

二例倡議「固窮」的原因,均和遭遇飢寒、困於貧賤時如何自處這一問題無關,純粹只是為了抗拒世道(如「善惡不應」、「顧盼莫誰知」的錯亂與無知),不僅逸出「安貧守賤」合理應用範圍,更使窮賤從被動、無奈之際遇,直變為人刻意追求之處境,亟需一生經營(如榮公「九十行帶索」或〈詠貧士七首〉中諸士自塑之人生)。此做法,和夫子面對貧富的立場:「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2 顯有差距。夫子僅排斥「不義」,未否定富貴,更不曾主張以窮乏為應然。〈學而〉:「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說,73 即清楚反映孔門對貧者處境的同情,以及不抹煞富者德行的態度。貧、富只客觀境況,與品格(有無諂、驕)、德行(樂、好禮)不應混同。刻意「固窮」故無道義上之必需,只是對立世間之意氣。而無關道義,也使「固窮」不足以產生李長之(1910-1978)所謂「悲劇性的否定精神」所能帶來的「倫理的自我勝利」或「充盈著強烈的否定精神而顯得生機勃勃」等正面感。74 相反,從「飢寒況當年」、「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乃至

 $^{^{7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陶淵明集校箋》,頁 210。

 $^{^{7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述而〉,《論語注疏》,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卷 7,頁 62。

 $^{^{7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學而〉,《論語注疏》,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卷 1 ,頁 8 。

 $^{^{74}}$ 李長之,〈陶淵明的孤獨之感及其否定精神〉,《文學雜誌》第 2 卷第 11 期 (1948 年 4 月),

於榮公最終的「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75 這陶淵明自己、身邊和前人身上同樣承受的結局,都使我們看到: 刻意經營之「固窮」,與現實世界之負面、無意義如出一轍,亦終歸空幻而已。它和安貧守賤所能體驗的內在自適(「無憂」、「無戚顏」) 及其所期待的正向品格完全不同,也和否定精神所欲興舉的生命感無涉,除了蕭索和枯槁,再無其他。

若然,以如此不容寬緩的固窮姿態存世,理由何在?可以想見, 唯有主動拒絕世間利得,個體始得與後者切割,再不受宰制(如「平 津苟不由,栖遲詎為拙?」);唯有如榮公般不計代價地將一生直逼空 無,個人始能全盡一既在世中、又不與世浮沈的獨立生命。這是較回 歸田園這「一次性」行動,更徹底斷絕外在連結的努力。其獨立程度 遠非意向、生活場域的一次變更或縮簡,或僅是在特定處境下推拒特 定物事如「好爵」、「厚饋」、所能企及。作為應世之道,沒有其他方 式較「固窮」更能實質實現個體對獨立存在的渴望。而「固窮」所致 之空乏枯槁,和人在現實中汲汲營營攫取名利,卻換得虛浮、無意義 之人生,殊途同歸,其一如淵明初衷,未在現實以外另立新境、離棄 現實另求超越,亦可確定。也由於誰能堅持,誰就能固窮,追隨者有 無秀異稟賦或高卓素養,在所不論,「固窮」無疑是為一般人而設的 立身之道。相對於其他仰賴人格、位階、能力、思維深度、共體整體 秩序等更嚴苛條件,始得以建立個體獨立性的做法,76 唯淵明詮釋出 的「固窮」立下可行、立下即是。此獨能在現實中就地超越現實所具 有之創造性,以及其心之未遠眾人而獨往,由此可見。

頁 14-19。

^{7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68-269。

⁷⁶ 從人格,如儒家之「君子」;從位階,如墨家對君王率先兼愛以達成自愛之看法;從能力,如《文心雕龍》對個體智術如何在黎獻紛雜中出類拔萃的說明;從意識活動,如司馬談(165 B.C.-110 A.D.)〈論六家要旨〉對道家不為有無、虛實、先後、生死、離反所限的讚美;從共體整體秩序,如社會契約論對自由平等之論述。

(二) 對現實的絕對接納: 飲酒

若「固窮」因拒絕現實而尚屬消極,那麼,以「飲酒」重構接納現實之道,藉此炮製如同「固窮」既在現實、又完全擺脫現實所縛的就地超越性,便是相對積極的進路。「飲酒」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壺漿勞近鄰」、〈雜詩十二首·一〉:「斗酒聚比鄰」等人情歡相持外之更根本意義在此。77 詩中提及飲酒的頻率與對它的美讚,故亦多於「固窮」。然則,如何接納現實、又可不受其約制地自由?與「固窮」直接影響生活境況的效果不同,「飲酒」無益飽足,不能促進勞作,無關現實事用,其所能施展和回饋的,唯飲者之心,它帶來幻覺、想像,促成難以言喻的心靈狀態。而無疑地,能於現實存活中擁有內在精神視野,較成就外在獨立,更加不易,「飲酒」卻彷彿不費吹灰之力地使之實現——陶詩中連鄰里田父等凡庸、無深思敏感者,在閒時、勞累時、樂時、憂悽時、孤獨時、與人同在時、慷慨時、一生無成時、有酒無酒時等任一時刻,都能通過舉飲數杯進入

那注意飲酒在人情上的限制。陶詩描述與人共飲者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歸園田居五首・五〉、〈雜詩十二首・一〉、〈飲酒二十首・九〉、〈酬丁柴桑〉、〈答龐多軍〉等,其中〈答龐多軍〉飲酒無歡:「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龐多軍也是唯一能使陶淵明發出:「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之歎的共飲對象,其餘如丁柴桑,交流則僅止乎同游。龐例顯示:對陶淵明來說,飲酒之歡無法填補真正交心的友誼,也沒有深化後者的功能。飲酒追求的效果故不在心靈相知。當淵明共飲對象幾乎只限於「近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近局」(〈歸園田居五首・五〉)、「比鄰」(〈雜詩十二首・一〉)、「田父」(〈飲酒二十首・九〉)時,眾人同感歡欣的理由,因此只在分享飲酒當下「各自」體驗到的經驗異變。作為內在面對現實之道,飲酒的真正功能在此。共飲非陶詩對飲酒的本來設定,淵明更常提到的獨飲始是。相較《尚書・酒語》、《詩・既醉》由人倫、德行判斷當飲時機,陶氏面向現實而飲,實已一改飲酒意義由共體轉為個己內在體驗了。以上引文依序出自〔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32、206、93、335及頁263。

酒境。既無待其他工夫,亦毋需提煉,如「我欲仁,斯仁至矣」⁷⁸般立下即是,堅不可奪。這對現實中人內在心靈無條件之創建,一如「固窮」的就地超越,令人驚嘆。那麼,此內在心靈是怎麼樣的?

如果從飲酒帶來的感受來說,微醺時的輕盈,如〈歸去來兮辭〉:「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⁷⁹ 般寫意,亦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⁸⁰ 無所罣礙,〈讀山海經十三首・一〉:「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⁸¹ 莫不靜好;飲醉時之歡,則像〈雜詩十二首・五〉:「憶我少壯時,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再現生命力「無樂自欣豫」之光明健朗,亦使心中抱負「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再現生命力「無樂自欣豫」之光明健朗,亦使心中抱負「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再度昂揚充沛。⁸² 這些雷同平日經驗的感受,恰恰說明了飲酒如何憑空喚回生活與生命最美好情態。飲酒為現實心靈注入的內容,因而也即諸種等同現實經驗之感受而已,它由此創建心靈,並讓現實內在地為人所接納。不過,飲酒何能在雷同現實經驗的情況下,非但沒有引致鬱結,反而使感受變得正向?對於醉極時或將出現的越度後果,淵明又為何略而不談,既不警惕其虛無、狂暴、無理性,更可以肆無忌憚地主張「無夕不飲」、⁸³「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⁸⁴ 彷彿人從不可能有飲酒過度之患?

問題的關鍵,顯然就在飲酒所能重現的現實經驗,非只片面一二,而是其全體。因唯有飲酒能夠全盤搬演並取代現實感受,現實對 人始再沒有任何內在統攝性,心靈此時之健朗正向與飲酒別於醉狂的

 $^{^{7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述而〉,《論語注疏》,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卷 7,頁 64。

^{7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去來兮辭〉,《陶淵明集校箋》,頁 453。

^{8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戊申歲六月中遇火〉,《陶淵明集校箋》,頁 228。

^{8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389。

 $^{^{8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五〉,《陶淵明集校箋》,頁 344。

^{8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序〉,《陶淵明集校箋》,頁 242。

^{8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止酒〉,《陶淵明集校箋》,頁 291。

真正姿態亦始獲得確保。陶詩對飲酒經驗的形容因此和對現實特性的描述,⁸⁵ 幾乎重疊一致:不僅現實中物資匱乏不定的問題同樣見諸飲酒(如〈詠貧士七首・二〉:「藜羹常乏斟」,⁸⁶〈歲暮和張常侍〉:「屢闕清酤至」,⁸⁷〈挽歌詩三首・一〉:「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⁸⁸ 等),棲居塵世難解之孤獨,也是陶淵明獨飲、或與鄰人共飲時飽嘗之心境。而現實裡心力付出與結果不成比例的苦況,於飲酒中則以藉酒澆愁、愁更愁的方式複製出來。酒中不拘謬誤(如〈飲酒二十首・二十〉:「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⁸⁹),不明所以、不計所終(如〈己酉歲九月九日〉:「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⁹⁰〈遊斜川〉:「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⁹¹ 等),不想、不念而無所用心(如〈雜詩十二首・四〉:「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⁹²〈還舊居〉:「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⁹³〈連兩獨飲〉:「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⁹⁴),卻在最後得到完全不相稱的歡快回報,亦如法炮製了現實一如幻象般的荒謬無理。至如現實中未來

歸納陶詩對現實特性的描述,大約有以下幾項:1.生存境況不定、匱乏。2.心力付出與結果不相配。3.無未來、無可期。4.無措、無所歸。5.價值之外在化、表面化,如對榮與名之追求。6.無永恆、無真理。7.幻象性,如「人生似幻化」、「吾生夢幻間」、「流幻百年中」。8.生命飄搖無成。9.不自由、不自己。10.孤獨。11.受他者遮蔽,如「翳」、「翳如」。12.難以名狀、難以釐清、難能傾訴之混沌性,如「難為辭」。13.俚俗性。14.相欺,及由此延伸的「疑」、「虚」、「空」、「恐」、「迷」、「乖違」等。

^{8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詠貧士七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366。

^{8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歲暮和張常侍〉,《陶淵明集校箋》,頁 168。

⁸⁸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挽歌詩三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415。

 $^{^{8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二十〉,《陶淵明集校箋》,頁 288。

^{9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己酉歲九月九日〉,《陶淵明集校箋》,頁 232。

^{9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遊斜川〉,《陶淵明集校箋》,頁 95。

^{9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四〉,《陶淵明集校箋》,頁 342。

^{9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還舊居〉,《陶淵明集校箋》,頁 220。

^{9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連雨獨飲〉,《陶淵明集校箋》,頁 125。

歸處之不明、真理與永恆的幽隱渾沌,不也正是醉翁浪擲光陰、虛耗無成(如「觴弦肆朝日」、「平生不止酒」)⁹⁵ 所傳遞之事實?約言之,飲酒之全部特性,正是現實常態之特性,二者如一。飲酒不過是把人在現實中遭逢之經歷,剝除時、地、人、事之實,以純粹意識感受之姿,全部重新再現而已。

而飲酒體驗固然與現實種種謬誤空幻相應不悖,但它翻轉現實負擔與無奈,致心境完全正向,雖令人詫異,卻又理所當然:不僅如前述喚回了生活與生命最美好情態與階段,陶淵明更說:「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⁹⁶ 酒解開了現實生活裡因勞作無濟於事所致之疲憊與困乏;「揮茲一觴,陶然自樂」、⁹⁷「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⁹⁸「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⁹⁹「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¹⁰⁰ 飲酒也使孤獨者自在自得,甚至一償對情興往來之期待(「歡相持」、「壺自傾」之若有人),於主、客間無所欠缺;而即使迷醉似使人身、心不能自己,酒中所感知無一不是幻象,徒然虛耗,但矛盾之處也正在:唯有「汎此忘憂物」,才能「聊復得此生」,¹⁰¹ 又「何為復狐疑?」¹⁰² 地對自身生命路向不再疑惑,以至實現「窮通靡攸慮,顦顇由化遷」¹⁰³ 對人生一切際遇、變化的曠達自適。淵明在〈連兩獨飲〉中形容這任真自由之酒境,宛若得仙:「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9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四〉、〈止酒〉,《陶淵明集校箋》,頁 342、291。

^{%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和劉柴桑〉,《陶淵明集校箋》,頁 135。

^{9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時運〉,《陶淵明集校箋》,頁9。

^{98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己酉歲九月九日〉,《陶淵明集校箋》,頁 232。

^{9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42。

^{10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七〉,《陶淵明集校箋》,頁 259。

^{10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七〉,《陶淵明集校箋》,頁 259。

^{10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271。

^{10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歲暮和張常侍〉,《陶淵明集校箋》,頁 168。

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¹⁰⁴ 酒中幻象並不困囿飲者,與之相反,如「雲鶴有奇翼」故能穿越異界般,即便乘幻象而飛,飲者所遨遊弛張者亦超越幻象虛無,而為「任真」,為「心」須臾往還八表、未曾同形骸化去之恆「在」——這恰恰相反「違己詎非迷!」、¹⁰⁵「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¹⁰⁶ 的本真與恆在,陶氏故稱「得仙」。仙之為仙亦如是而已。〈讀山海經十三首・五〉會說:「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¹⁰⁷ 正見人間之「酒」與神界之「長年」理當並立之實。相較於那在真實世界中超越現實迷障的特例,如「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¹⁰⁸ 的通達之人,終身自守固窮而能「稱心固為好」並解開「意表」的賢者顏淵(521 B.C.-481 B.C.)、榮啟期(571 B.C.-474 B.C.),¹⁰⁹ 抑或〈讀山海經十三首・六〉裡:「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¹¹⁰ 明鑑萬有而絲毫不存暗晦之日神,飲者境界亦已與之相當,較諸擁有世俗明智者、品格操守者、乃至昭明如神靈者之所為,毫不遜色。

飲酒為何能既等同現實、又克服現實所不能地達到上述效果?顯然,原因正在於:飲酒所體現之現實更加純粹,更直接扣緊現實之本。若淵明對現實的感嘆,歸根究柢終結於它虛幻空無的幻象本質(如〈歸園田居五首・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¹¹¹〈形影神・形贈影〉:「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¹¹²〈飲酒二十首・八〉:「吾生夢

^{10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連兩獨飲〉,《陶淵明集校箋》,頁 125。

 $^{^{10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九〉,《陶淵明集校箋》,頁 263。

^{10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四〉,《陶淵明集校箋》,頁 90。

 $^{^{10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五〉,《陶淵明集校箋》,頁 397。

 $^{^{108}}$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42。

^{10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68-269。

 $^{^{11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六〉,《陶淵明集校箋》,頁 399。

 $^{^{11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四〉,《陶淵明集校箋》,頁 90。

^{11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形影神·形贈影〉,《陶淵明集校箋》,頁 65。

幻間」,113〈還舊居〉:「流幻百年中」,114〈雜詩十二首・一〉:「人生 無根帶,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115 等),則醉時之 虚幻由於較現實更加徹底、更令人絕望,它反而能為人從內建立起自 身更深刻之力量——於飲酒中,虚幻以虚幻本身直現,不像尚在現實 時那樣偽裝為實有,它所帶來的欺騙、惑亂、哀喜、衰榮、詼俗,因 而較現實更甚,乃至今醒者不肯直視、怯於深入酒境。116 然也因此, 現實裡人不辨「意」、「表」117的惑亂無知,以及擺盪其間的猶疑躊 躇、於酒中不再。酒中所體驗者、無「表內」、「表外」之分,一切皆 「表」、「表」外別無深「意」。這逼至絕境之虛幻,使人於其中涉險 卻再沒有假意為真者可以依託。118 故當外無可冀,則唯一激起的只 有反身向内、不假外求的自我驅策之力。人於醉飲時「任真」、「心在」 的理由在此,它是人不計代價直視虛幻時所獲得的獎賞,人自己授予 自己之勳章。陶淵明是以可將醉者與德行相連,如〈飲酒二十首・十 四〉:「不覺知有我」之「無我」,119 以及〈飲酒二十首・十八〉:「子 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 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

 $^{^{11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八〉,《陶淵明集校箋》,頁 261。

^{11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還舊居〉,《陶淵明集校箋》,頁 220。

^{11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20。

¹¹⁶ 如〈飲酒二十首・十三〉所形容的「一夫終年醒」、〈飲酒二十首・三〉:「有酒不肯飲」、乃至〈形影神・形贈影〉:「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的推辭。以上引文依序出自〔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 273、248 及頁 65。

 $^{^{117}}$ 〈飲酒二十首・十一〉:「人當解意表」。見〔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 269。

¹¹⁸ 如〈飲酒二十首·三〉:「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之「名」,又或是〈連雨獨飲〉中與「心」相對之「形骸」。以上引文依序出自〔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 248、125。

^{11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四〉、《陶淵明集校箋》、頁 275。

■清華雲◆學報

之「仁」。¹²⁰「顯/默」、「意/表」在醉中毫無汩亂相侵之機,全本乎性情、心志而直為人格之實踐。相較現實中人悖已相欺、粉飾太平的卑微懦弱,相去何啻千里!看似戲作的作品〈止酒〉,¹²¹ 更為飲酒之終極境界做出了界說: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裡,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¹²²

「止」,停止,所止之處也兼有理想止境的意味。¹²³ 類似用法在《詩經》等早期典籍中並不少見,如〈小雅·車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止」都有標誌行動、狀態已臻終極的功能。¹²⁴ 本詩亦然。「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裡,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故皆非對單次行動的紀實敘述,而是對存在之安(居)與行(逍遙)、日常作(步)息(坐)、生活中人與物之至樂,各做界定。「次城邑」、「自閒」、「高蔭下」、「蓽門裡」、「園葵」、「稚子」則是陶淵明於「居」、「逍遙」、「坐」、「步」、「好味」、「大歡」所認為之理想止境——居處雖不應遠人,但也需與人群稍離,由此得到寧靜獨立之安居;行止之自在逍遙,非從外在的任意遨遊言,而應從人自己自閒而致;若日常作息也就是

 $^{^{12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八〉,《陶淵明集校箋》,頁 284。

¹²¹ 文字遊戲而不當真,實是對酒中無「意」之「表」情況的模擬。

^{12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止酒〉,《陶淵明集校箋》,頁 291-292。

¹²³ 亦參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卷二所示:「止其所止也」,轉引自〔晉〕陶潛著,龔斌校箋, 《陶淵明集校箋》,頁 292。

¹²⁴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卷 14,頁 485;卷 16,頁 535。

人真實生命之反映,那麼,淵明期許的是如〈飲酒二十首•四〉: 「因 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 載不相違」125 般託身於孤松勁健之高蔭下,以及如〈答龐參軍〉所 形容:「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 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126 平素簡樸內在之自己;至於生活 中最美好的滋味、最大的快樂,也就由享用自己所耕耘收穫的菜蔬、 分享年幼孩子的天真而來。若然,當詩云:「平生不止酒」時,陶淵 明的意思便不只在多飲,更為說明他尚未知曉飲酒止境何在,故不貿 然止酒。而「止酒情無喜」反過來也表明,縱然不知止境,僅這未達 終極之境的飲酒也足以令其心正向。反之,「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 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在飲酒 未達止境前驟止,意圖以它者取代,皆屬徒勞,清醒既不能使人安睡 入夢、也無法使人振作以待現實;即使日日致力遠離迷醉、內外生活 仍不因此獲得清理、不因此便能合理。清醒除了令人不樂,人也無從 由表面的止酒(清醒)明白真正止酒(飲酒達於終極止境)之善。相 對地,一旦「始覺止為善」真能體察飲酒之止境,情況將截然不同。 其善將「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使人立即且意向無比確定地留止 其境。换言之,飲酒所臻之善,雖不若存在、作息、人物悅樂那樣易 於指認,但確實無可比擬。陶淵明形容這宛若「將止扶桑涘」晨光朗 照下的飲酒境界為:「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那是在人日復一 日凝塑而成的風霜面容上,終於撥開陰霾、透出清朗氣息的笑顏,是 現實存在再無能遮蔽的由人自己內部發出的真正寬慰,是人迎向晨光 這世間其他明曜皆無以企及的明淨面龐。生命之煥然一新,如「憶我」 少壯時,無樂自欣豫」127 青年無待的內在生命力,但「清顏止宿容」

^{12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四〉,《陶淵明集校箋》,頁 251。

^{12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答龐參軍〉,《陶淵明集校箋》,頁 32。

^{12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五〉,《陶淵明集校箋》,頁 344。

又不只如此,它更難得的是由「宿容」這久在現實者所綻放——能既 是現實、又化現實為內在生命力,即陶淵明以為飲酒所具有之至善。 本詩最後發出的感嘆「奚止千萬祀!」,故成為陶詩首次也是唯一一 次肯定超越性價值「千萬祀」、「千載」之處。若不是對生命虛擲有所 惶恐、對情感連結有所牽掛,128 生死對陶淵明來說原只是:「有生必 有死」、129「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130 而已。〈形影神・神釋〉: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131〈挽歌 詩三首•三〉:「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 西歲九月九日〉:「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134 才是淵明對生滅秉 持之態度。即使偶爾出現如〈和郭主簿二首·二〉:「銜觴念幽人,千 載撫爾訣」、135〈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遙遙沮、溺心,千 載乃相關」、136〈詠貧十七首・三〉:「貧十世相尋」等跨越「千載」 之形容,也都只從今昔呼應言,無盤據千年之存在。137 永恆既非世 界之特性,也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八〉:「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 常」¹³⁸ 所云,不合人的本性。〈 止酒〉做出「奚止千萬祀!」之歎,

¹²⁸ 前者如〈還舊居〉:「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後者如〈停雲〉:「日月于征。安得促席, 說彼平生」及〈形影神〉的〈形贈影〉、〈影答形〉。見〔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 集校箋》,頁 320、1。

 $^{^{12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挽歌詩三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415。

^{13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四〉,《陶淵明集校箋》,頁 90。

^{13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形影神•神釋〉,《陶淵明集校箋》,頁73。

^{13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挽歌詩三首·三〉,《陶淵明集校箋》,頁 420。

 $^{^{13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三〉,《陶淵明集校箋》,頁 248。

^{13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己酉歲九月九日〉,《陶淵明集校箋》,頁 232。

^{13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和郭主簿二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148。

^{13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陶淵明集校箋》,頁 235。

^{13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詠貧士七首•三〉,《陶淵明集校箋》,頁 366。

¹³⁸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讀山海經十三首·八〉,《陶淵明集校箋》,頁 402。

故於陶詩中極其特殊。由此,我們亦始見唯飲酒得永恆,唯飲酒得與 超越性並信。陶淵明給予飲酒之肯定,已臻極致。

綜上,同是對現實的就地超越,「固窮」通過對現實的拒絕而致, 「飲酒」相反,藉全盤搬演現實,接納現實。而相對於「固窮」立身, 「飲酒」旨在立心。其意義主要見諸三方面:一、由於飲酒所映現之 現實常熊非只單一特性(固窮則僅複寫空洞無意義這單一現實特 性), 更是對後者的完整搬演, 其所重建之心靈規模故直接對等現實 世界規模,不因內在性而封閉或狹隘。這與現實對等的心靈規模,以 及它可將現實體驗全面由負轉正之創造性,適足以揭示現實對人無絕 對統攝地位之事實。二、如「任真」、「心在」所示,個人性情、心志 皆由「飲酒」失而復得。同樣地,如詩中所云,飲酒也促成了無所對 立之無我性,以及顯、默一貫之德行實踐。飲酒故不僅建構了心靈、 翻轉了現實體驗,於心靈素質本身亦有所成,擺脫了現實所致之扭曲 與卑微,使其更真,甚或更善。此內在心靈固然不由任何勤勤懇懇之 素養工夫而來,仍多麼令人歎為觀止。三、酒中之激情、想像、翻騰 或息止,因是現實體驗之同質搬演,故縱然舒張、收攝幅度極大,仍 複寫現實而未以其他姿態出現。這說明了何以淵明不需考慮飲酒可能 發生的醉狂情況,因酒帶來之體驗既未溢出現實,飲者的本真心性也 活躍其中,真實之醉故必不致顛狂,飲酒活動始終能夠融入生活,如 平常中事,過度反應反而多由於刻意。前述通過飲酒所致之無我德 行,故亦與醉狂藉越度製造出的一體感不同:淵明對飲者德行的描 寫,都從「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139「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 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140 言談分寸著眼,無論言語是否 雜亂、盡言或不言,言語本身即是心靈運作之結果。縱有「失行次」

^{13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四〉,《陶淵明集校箋》,頁 275。

^{14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八〉,《陶淵明集校箋》,頁 284。

▶清華€食學根

這類越度傾向,也是因「雜亂言」相談甚歡而有的自然反應,言語仍是重心,非心神異化或失控放縱之作為,一切仍是現實界域中之心靈活動。飲酒對現實常態之超越,故雖能如〈止酒〉所云直達永恆,然同「清顏止宿容」,仍從現實中人對自身存活事實的自覺肯定和無憾言,既未較現實更高、亦未更低。

(三) 於現實中的無限自由: 否定思維

「固窮」、「飲酒」無論多麼擴及生命整體與朝夕時刻,終究是兩種特定行為,本節所討論的思維模式則因是面對所有對象均必套用的應對模式,故無論所吟詠者何、遭逢何種人事,都無拘束於任何素材和情懷,不受作品主題限制,可以說是陶淵明個體自我最純粹的展示。此思維模式為何?有何意義?詩意何在?

蔡瑜先生注意到陶氏作品富含各種對話形式,認為後者具有的反思性,與陶淵明的主體建構,關係密切。141 此判斷大體正確,對話確實是淵明展現思路最主要方式。不過,因思維不只活動於特定主題、範疇,更廣泛運作在所有對象上,蔡氏透過歸納主題、範疇得出的對話樣式,尚不能概括陶詩思維模式。以思維對象為檢視根據,故不如從思維自身構造切入。如此一來,構成對話必要的「相對兩造結構」,便成為觀察陶氏思路最有效的進路,藉此所做的觀察更能完整呈現淵明思想特質。如〈止酒〉相對其他事務止境以思飲酒境界,或〈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安得不為歡?」¹⁴² 般以反詰語氣寫正向肯定之事,乃至類如錢鍾書(1910-1998)論〈五柳先生傳〉所見在詩詠作品中慣用的各種意圖對立、破除原本情狀之「不」, 143 都可因

¹⁴¹ 見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頁 317。

^{14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諸人共游問家墓柏下〉,《陶淵明集校箋》,頁 109。

¹⁴³ 錢鍾書,《管錐編》(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冊4,頁1228。

隱含兩造立場而看作形態不同的對話,一舉窮盡淵明對話思維的所有 應用情況。而淵明普遍滲透在詩文中的「對比」手法,也因此必然突 顯,因它正是兩造對話結構最精簡的樣式,既是陶詩對話思維之基 型,亦是陶詩最常見的對話表現。例如〈歸去來兮辭〉的「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將平凡、侷促之所在,與心志、心境之高曠 同列,「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144 化日常為意趣、一變往來 通口(門)為獨立界域之象徵等,都因對換相異或相對兩造物事,如 對話效果般既突出詩人氣魄,亦增添新的意涵。又如〈癸卯歲始春懷 古田舍二首•二〉:「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145 對使人勞累、有 所憂冀的農事(由「秉耒」、「時務」、「農人」所指涉),以相反的「歡」、 「解顏」待之;〈和胡西曹示顧賊曹〉:「重雲蔽白日,閒雨紛微微」146 以雲雨實況對立本來白日,表達詩人內心之低沈;又或是〈乙巳歲三 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的「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 147 以小 洗大、以無形矯有形所構成的超越感等,陶詩藉「對比」構建文意的 例子不勝枚舉。乃至有〈歸園田居五首・三〉這類全篇以對比方式寫 就的代表性例子:

>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 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¹⁴⁸

不僅「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 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每兩句前後相 對,¹⁴⁹ 就單句內部元素來說,也充滿各式對比,如:「豆/南山」微

^{14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去來兮辭〉,《陶淵明集校箋》,頁 453。

 $^{^{145}}$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206。

^{14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和胡西曹示顧賊曹〉,《陶淵明集校箋》,頁 173。

^{14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陶淵明集校箋》,頁215。

^{148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園田居五首•三〉,《陶淵明集校箋》,頁 88、89。

^{149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物與高大象徵之對比;「草/豆苗」、「盛/稀」非所願與所願之消長;「晨/荒穢」、「月/鋤」之潔淨與穢污、清朗與沈重;「興/理」內發與應外之作為;「理/荒穢」以行動之正,處理蕪亂無用者;「晨興/理荒穢」晨起振興卻未有建立,僅勞於除穢;「帶月/歸」納月色所在之廣袤穹蒼,入人相對渺小之歸處;「道狹/草木長」道與非道之消長等。這些看似自然直抒、實則成於對比的敘述,撐開了文意的面向與規模,遂使思者於話語隙縫中勃發想像、有所體會。150對比這既可微至兩單詞、又可擴充成句,進而深入詩文各內容層次的靈活性,使其成為陶淵明落實對話思維最重要的載體。

那麼,以對比為基型的思維進行方式,用意何在?顯然,思想之 美學表現,絕非對比目的。因明顯地,陶淵明的對比雖不出言對、事 對、正對、反對,但終究不是麗辭,從未意圖塑造文辭之和諧與均衡 美。¹⁵¹ 陶淵明的對比,唯種種不同對立元素的結合,其效果在產生 不同程度張力,如一者超克另一者,或兩者間之拉扯與矛盾。就此而 言,除非是正面超克,如「微雨洗高林」、「晨興理荒穢」,否則,唯 如「重雲蔽白日」、「草盛豆苗稀」般不敵負面物事,而在美感上趨於 晦暗低沉,乃至謬誕譏諷。而就深化思想主張或敘寫客觀事理的功能 來說,對比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理由很明顯,對比本非事理或情 感之自然——情、理皆須循序漸進地生發、積累,對比卻抽去了時間 和步驟,將現象逕予並列。對比故是思維自有活動之模式,非情、理

的相對情況明顯,或是勞、獲不一,或是晨往、夕歸,或是無所介意和唯願兩種相反心思, 而看似不具相對性的「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實際上也有道狹難行、我仍執意前行的 對比。

¹⁵⁰ 譚家哲、《詩文學思想》,頁 536-537,即由對比言本詩之氣度,更指出陶氏藉此概括全部耕作所感:「既有在自然中之感受,亦有對收獲多少之憂患;既有光明與荒穢之時刻,亦有悠遊與勞累之事實」,可以參考。

^{151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7,頁33-34,〈麗辭〉對言對、事對、正對、 反對的討論。

本身之構成原理。陶詩頻繁使用對比,因而只突顯其組織事理和情感之刻意。若然,這只以製造對立張力為目的,既無意促成思想樣式之 美學化、也無意推進思想實質內容的思維方式,意圖何在?

追溯源頭,陶淵明三十歲前後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對比,幾 乎皆出現在自述心志或自我定位等切身主題時。所造成的效果,則幾 無例外地映現出一種委曲不直的心理。如前引〈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首·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¹⁵²

正因對比先師遺訓,語氣透露出隱隱的卑屈感。同樣內容若前(先師遺訓)、後(淵明之志)調換,順承道理本身之積澱、升進,而非對 比其差距地並舉,語氣便能坦然許多。同詩組另一句:

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 153

將他人與自身情況對比而論,效果亦然。因明顯地,自食其力之義,無論從自我生命選擇來說,抑或從個體欲擺脫現實中因利害依存所造成的束縛來說,本都無需對比他人遭遇(「屢空既有人」)才能立言。此自辯式的講述方式,¹⁵⁴ 既預設他人對己之質疑,也有著彷彿不對比他人,便不能合理化自我抉擇的意味。¹⁵⁵ 其中之無奈與無法直下肯定之心理,可想而知。而在淵明更早寫就的〈命子〉,也因對比,詩人態度節節退縮,令原本初為人父的喜悅與熱切期盼,漸露忸怩而不自然:

^{15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二 〉,《陶淵明集校箋 》,頁 206。

¹⁵³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02。

¹⁵⁴ 陶氏思想言說之「自辯」特點,見譚家哲,《詩文學思想》,頁 498。

¹⁵⁵ 本句因而包含兩層對話,一是他人遭遇(「屢空」)與己志(躬耕)之對比;二是與淵明虛擬之質疑者之對話。

·清華家學報

該詩仿屈原〈離騷〉首章, 先陳述出身, 再藉命名點出父對子的期許, 最後以子之實踐結束, 有與屈原遙相對比的意味:

>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為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 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 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

^{15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命子〉,《陶淵明集校箋》,頁 45-47。

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157

然而,兩篇文字一經對照,〈命子〉迥異屈騷簡約明確、光明健朗的幽微性,便愈形突顯:淵明花費諸多篇幅陳述先祖範式,但刻意將其與不同際遇對照相連,以顯示個體嘉善仍不能確保相應之利達;不僅如此,對於子嗣繼承前人稟賦條件這一問題,淵明最終僅以自己的寡陋無成對比收結,屈騷首四句貽留子孫的光大基礎,至此只剩命定之無奈。更甚者,詩後半「命子」主旨——「命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語畢,淵明立即以多疑、多變之態度,對比「命子」初衷,先疑子醜病、再退而欲其可、末竟出現「爾之不才,亦已焉哉!」這預先放棄之說,彷彿不如此謙遜務實、不對比性地從相反立場表示意見,便不能顯示為父之誠。而文中「凡百有心,奚特于我?」、「人亦有言,斯情無假」等人、我對比,亦如前引「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般,將個人思緒、行為之真誠性,依託在人群習尚或判斷上,不能直下肯定。對照屈騷,後者縱然文辭高美,不若淵明素直,然性情、心態的強健純真,卻顯然遠甚淵明。

類似上述通過對比所顯露的屈曲、迂迴,乃至多疑、不能直下肯定的內在心理,在陶氏其餘作品或詩句中亦常見蹤跡。輕微者如「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¹⁵⁸「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¹⁵⁹「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¹⁶⁰ 價值反覆者,如〈勸農〉既說「相彼賢達,猶勤壟畝」又說「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¹⁶¹〈癸

^{157 〔}戰國〕屈平著,〔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頁 4-9。

¹⁵⁸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陶淵明集校箋》,頁 190。

^{15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九〉,《陶淵明集校箋》,頁 353。

^{16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十〉,《陶淵明集校箋》,頁 355。

^{16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勸農〉,《陶淵明集校箋》,頁 39。

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既「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又反過來立刻說「高操非所攀」等。¹⁶² 凡此,皆或多或少洩露了淵明特殊的內在曲折。其早年「一心處兩端」、¹⁶³「和風弗洽,翻翮求心」¹⁶⁴ 的猶豫情結,或亦源於此。

顯然,人不能率直自適,與隨時意識到他者、顧慮他者眼光有關,後者令其不得不多所交代,甚或姿態忸怩。而他者意識,當然是體驗現實侵逼者如青年淵明極易出現的心理狀態,尤其性情若纖敏多感,更難無視他人眼光與勢力而反應鮮明。不過,也由上述現象,我們看到了淵明對話思維的雛型,即在種種自我辯解、自我懷疑背後隱然對向他者的「他/我」兩造對話。它與後來淵明泛見的對話活動不同的只是:若三十歲前後作品裡的兩造對話,是面對他者壓力下的被動反應,其後作品裡的兩造對話,則逐漸出於淵明主動——淵明自己取代了兩造中本由他者盤據的位置,主動擔負這對立自身、對己質疑和否定的角色。原本向外與他者之對話因此一轉而為自說自話,並真正內化為思維模式。對話因此再不受對象所限,得以接連不止,從而有陶詩如此密集、連篇的對比式書寫。

我們應問的是,陶淵明主動取代他者、自行對話的用意何在?蔡瑜進行觀察,認為它具有反省功能,可演繹出明確立論。¹⁶⁵ 然而,如同早期對話雛型中他者扮演的質疑角色般,當淵明取而代之站在兩造相對方,他也只以對另一方之否定作為對話標的。陶詩「對比」多具張力,正反映這一事實。但不可否認地,「否定」並不能概括事理的應然發展,它有時甚至只是另一立場之表態,兩造間沒有因果、本末等邏輯關聯,也與價值取捨無涉。淵明以否定構成對話,因而經常

^{16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陶淵明集校箋》,頁 210。

¹⁶³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雜詩十二首·九〉,《陶淵明集校箋》,頁 353。

^{164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鳥〉,《陶淵明集校箋》,頁 60。

¹⁶⁵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頁 311-318,「主體對話」節。

出現前後論調近似,或反過來自相矛盾,乃至結論打回原形、未能導 出進一步論點的情況。前引諸例已不乏印證,這裡再舉〈怨詩楚調示 龐主簿鄧治中〉末數句為例:詩人既說「在己何怨天?」,卻又心思 擺盪地「離憂悽目前」;隨後「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將憂悽拋 諸腦後、由目前跳至身後,彷彿另一自我;而末句「慷慨獨悲歌,鍾 期信為賢」,更以「慷慨獨悲歌」對反「於我若浮煙」、以古人鍾期之 賢名對反「吁嗟身後名」,再度分裂為懷抱不同價值的另一人。166 詩 人通過隱晦的自我對話,在短短一詩中,態度來回反覆。又或如〈歸 園田居五首〉組詩,除第一首堪稱正面,其餘四首都出現悖反詩志期 待的實況或心境,第四首更直接摧毀田園理想之實存(「無復餘」)與 真實(「幻化」、「空無」),這些如同站在詩人相對端的反響,令歸田 者的徒留「悵恨」和此前誤入塵網三十年的感受相類,「虛室有餘閒」 最終亦不過是「歡來苦夕短」之假象。換言之,相似感慨仍將淵明拉 回原地, 167 思想、觀法並未因鋪陳各式對話而有所推進。更甚者如 〈飲酒二十首〉,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168 其八卻出 現「青松在東園,群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169 長青 (即「榮」之「定在」)且卓然不群(相對衰榮「彼此更共之」)的相 反形象;其二云唯有如榮啟期畢生固窮,始能突破「善惡不應」的荒

^{16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陶淵明集校箋》,頁 111。

¹⁶⁷ 楊玉成、蕭馳亦見〈歸園田居五首〉中的復反現象,將其解釋為「四季原型」、死生互為終始之循環模式,具有轉向澄明、理解世界基本圖式、與宇宙生命契合等正向意義。參見楊玉成,〈田園組曲:論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頁 226-229: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一卷:玄智與詩興》,頁 297、273。不過,相較自然園田,發生其中的人事感懷顯然更觸動淵明(尤見其四、其五)。田園作為上述人事舞臺,縱有往復,亦非解開詩人內心沉鬱的最終關鍵。而一旦言萬有,陶詩唯由流逝、歸於空無這單向時間觀,不存在絪縕相盪、聚散變化、氣化客形觀念(〈形影神〉亦然),故亦難形成有無、死生等「往復」之想;若真具時間往復觀,詩人不必有嗟嘆。

¹⁶⁸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42。

^{16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八〉,《陶淵明集校箋》,頁 261。

謬狀態而「百世傳」, 170 但在其十一卻對這樣好不容易留下的「身後名」不以為然,既反稱「固窮」為「一生亦枯槁」,又說:「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地視這以貫徹一生為代價的名實如無物。 171 這些說法分開來看或許各具睿見,但從組詩整體觀,則其前後矛盾、似無真正立場,亦是不容否認的。詩人彷彿分裂為數人,在組詩中隔空對話,他們沒有一致道理,彼此間也未藉對話厚積底蘊、推論辯證,論點的矛盾甚至透露出淵明可能連顧全前後說詞的心思都未曾放上。這無異說明了:陶詩中的自我對話,目的實不在深化反省,也不在煉鑄思想內容(若詩旨有所深化、鍛鍊,亦只附隨而有),而只是為對話而對話,為實現以否定為唯一進路的思維模式而已。若然,如此近乎無意義的思維實踐,意義何在?

再一次觀察前引淵明三十歲前後具自述性質之作:因意識到他者可能質疑,詩人難以坦率自適,甚至愈益退縮。在這隱晦的對話雛型中,被質疑者無能自由,而否定他人者則無條件地居於優位。承此,稍後同樣自述生命的作品〈歸鳥〉,¹⁷² 則出現了新的嘗試: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弗洽,翻翮 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眾聲 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遊不曠林,宿不森標。晨風清興,好音

^{17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二〉,《陶淵明集校箋》,頁 246、247。

^{171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68。

¹⁷² 三十八歲作,見龔斌說,《陶淵明集校箋》,頁 595,「附錄四、陶淵明年譜簡編」。

時交。矰繳奚施?已卷安勞。173

四章分由感受、本性、生命之自在自得與無可無不可,切入描繪「歸鳥」生命形象,而無論著眼哪一角度,結論都經歷否定現下狀態這一過程,¹⁷⁴ 並在最後得到不同意義之生命舒展。換言之,淵明極自覺地開始主導「否定」的進行,他由被否定者站上否定者位置,由此獲得此前在他者轄下無法自立自行的生命實踐。這是淵明對取代他者、否定之所以必需的一次具體體悟。「否定」和「固窮」的拒斥之道,因而精神相近,不過,它又更進一層地跳脫「固窮」堅持特定立場所可能造成的封閉與限制,藉對話的層出不窮,令否定接二連三,既跳躍於不同立場之間,亦得以在各種兩造關係中永居優位。淵明尋求純粹自立自行的意念,極其強烈。

進一步分析淵明這基於否定對話所構成的思維模式,它做出了至少三方面努力,以擺脫從他者、自我、思維素材和主題等可能牽制思維的內、外因素:一是,主動自我分化為「我」及「我之對話者」,並因此不再以「我」之單一思路構成思維模式,思維得以由二元以上的多重向度(隨對比或對話範圍及於單詞,或接連成句、成篇而增益)並現。二是,將思維本體由思維內容,移至思維活動(即自我對話活動)。由於對話並不以推進思想為目的,對話內容因此只是對話藉以運作之材料,對話本身的實現與持續,重要性更甚於對話內容。陶詩對話不受詩篇主題限制,隨時現身詩詠,理由在此。三是,對話的實現與持續之所以如此重要,蓋因如此才能令「否定」活躍不已。而否定之所以必須如是,則一方面唯有否定才能同時兌現上述自我分化及非內容導向兩項需要,阻卻單一思路的形成,並自外於任何內容立

^{173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歸鳥〉,《陶淵明集校箋》,頁 60、61。

¹⁷⁴ 見首章「翻翩求心」對本來意向之否定;二章「歸」之對反「游」;三章先徘徊念舊,後卻 縱無「昔侶」亦與「眾聲」諧地無待「舊」者,且「悠然其懷」地一反原先徘徊踟躕時之 未安;末章「交好音」、「已卷安勞」,則相反「戢羽寒條」所描繪之孤獨瑟縮形象。

場,不為後者服務,亦不凝滯為特定內容,¹⁷⁵ 做到不受內、外既有 因素規限。另一方面,持續否定亦使個體獨立自為之努力,由向外應 對,轉為自我內部工夫,自我取代他者率先挑戰自身,並藉後續繼起 之否定,不斷自我超越,從而由內至外絕對自由。

那麼,陶淵明的否定,可以否定到什麼地步?易言之,詩中所見 的淵明達到了怎麼樣的自由度?首先,如前所述,除了對象範圍涵蓋 内、外,再不受任何立場束縛,淵明也不介意否定所得到的結果是否 對確,對結論的矛盾和無所推進不以為意,亦見其思維如遊戲般自在 輕盈。類似例子如前引〈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歸園田居五 首〉、〈飲酒二十首〉等即是,可以不再複述。承此,我們因而也能在 那些經常可見、刻意針對正面物事加以搖撼的作品裡,看到詩人在所 不惜地展示出那與感性悲憫、篤志淳厚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面目— 超離事物價值、言說立場、生命實踐與好惡感受之上,羅織一切、卻 冷眼不為所動的淵明。如〈和胡西曹示顧賊曹〉「於今甚可愛,奈何 當復衰」, 176 藉現況與可預視未來間的對比, 一筆勾銷晨間風雨飄 送、雲湧榮華等世界之實存性;或〈停雲〉全篇先以「春醪」、「有酒」 一反雲雨昏濛、平路伊阳之困,瞬間又從思親友而不得見,無視獨飲 可帶來之撫慰與閒逸;三章則先言園林生機足以怡情,再又思日月干 征,使平生之樂因無以分享,而毫無可說;至末章,飛鳥的好音相和, 則被淵明的「願言不獲」反轉為「抱恨如何!」。177 這些以句、篇為 單位,對可愛或珍視對象連綿進行的各類否定,均不見淵明一絲遲 疑。更甚者如〈榮木〉,面對生機蓬勃的榮木,偏從「老」、「喪」、「顦

¹⁷⁵ 李長之、錢鍾書等對陶詩否定精神的說法,故不適用於此。李、錢所言乃向外之否定,這 裡所說的則是自我內部之否定;前者針對特定內容對象,這裡則無此必然。

^{176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和胡西曹示顧賊曹〉,《陶淵明集校箋》,頁 173。

^{177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停雲〉,《陶淵明集校箋》,頁1、2。

顇」、「不存」、「曷依」言之;¹⁷⁸ 或像〈連兩獨飲〉,言「運生會歸盡」 之短促,蓄意自「終古謂之然」「終古」相反的永恆固然為證;提及 不死仙人「松、喬」,即質疑地問「於今定何間?」;乃至無視事物間 之矛盾與對立,逕將其連結並列的做法,如「故老/仙」的衰老者與 不死者、「百情遠/忽忘天」 馳騁遠大與對無限者遺忘兩種相反意識、 「奇翼/八表須臾還」的翱翔與回歸、「獨/個俛」主體之獨自獨立 與有待勤奮彌補、「形骸/心」心對形骸之超克等。179 似乎越能撼動 這些嘉美事物,造成越具衝擊性的連結,以至於一轉而為相反情狀, 越令他躍躍欲試。事物在現實世界中的實際得失與悲喜,如渺無重量 般不能遏止否定的持續活動。持續否定所帶來的悅樂與充實,顯然超 越了對象之實有意義。180 否定故最終亦必用於顛覆淵明最重視、肯 定之田園與德行:標誌生命歸處的〈歸園田居五首〉,便以逐詩遞進 的負面性,揭示了田園生活在平和善美之外實際的不安與虛無;〈飲 酒二十首〉對「固窮」實換來「一生枯槁」,以及「若不委窮達,素 抱深可惜/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 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¹⁸¹ 的質疑,亦 已數見前文。若連田園、固窮這兩項最能概括其生命實踐的對象,淵 明都能自揭其負面性,否定如何使他無所顧忌、不受拘束,不難想見。 此亦無怪乎陶詩會出現如〈飲酒二十首‧一〉這類否定接踵而來、極 端活躍,超乎一般正常思維應有形貌的例子:對於衰與榮,詩人以「衰

^{178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禁木〉,《陶淵明集校箋》,頁 15。

^{179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連雨獨飲〉,《陶淵明集校箋》,頁 125。

¹⁸⁰ 如吉川幸次郎等將陶詩矛盾現象繫諸實際心理的觀法,因而不甚準確。陶詩中的矛盾對反已非對應外物所產生的不得已或不安,因其頻繁與荒謬性,早已超出合理應世範圍。矛盾純為思維自體自為之實現,其只帶來滿足與自在感(而非糾結卑屈的負面感),且原因唯由於思維無拘限之自由,非感於思維對象之好壞或幸與不幸。

¹⁸¹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十五〉、〈飲酒二十首・十六〉,《陶淵明集校箋》, 頁 277、279。

榮無定在 | 否定其實在,以「彼此更共之」(二者與共,故無時不在, 因而實有定在)否定標舉「衰榮無定在」之固執,以「邵生瓜田中, 寧似東陵時?」否定衰榮共在之虛有其表,以「寒暑有代謝」極其真 實之自然規律否定前述人間虛實,以「人道每如茲」人道之恆常如一 否定自然代謝之變,以「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裡「達」與「會」 之通達融會,否定偏執於自然/人道、恆/變、衰/榮、無定/共、 東陵/布衣等任一片面之道,末再以「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酒 之迷醉,置「達」、「會」於度外地逕自歡持……。乍看平鋪直敘、思 想合於情理的作品,若逐句細品文意間的連結關係,推察全篇總體主 張,則詩人思緒的劇烈翻騰、毫無定制,無異是令人驚奇的;全篇意 旨亦因此不易捉摸,彷彿有所說,又似只是為了否定而否定。這暗伏 於詩文平實文詞之下的蜂擁思潮,看似合情理之說同時之無理性,跨 越道德和志向格局的正反取捨,始是陶淵明思維真實之景況、真正之 思想性格。淵明內在騰躍的生命力,以及無待對象,既不受對象規定 與禁制,也不由對象指示其行進方向的獨立性,都由否定所實現的翻 轉、躍動和意義重估,得到驗證。〈飲酒二十首・序〉云:「既醉之後, 輒題數句自娱,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 爾」, 182 故非謙詞,詩中思索對淵明來說確同倘佯於遊戲世界般隨 興、盡歡,無有滯限,無有單一終極真理而絕對自由。其固然同現實 般不存在絕對價值嚮往,也無現實以外另外之樹立,然也無任何價值 可以約限地得以就地超越現實。此獨特思維模式正足以為一不斷棄 守、不斷跳躍、不止步於一處的強韌個體之寫照。

^{182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飲酒二十首·序〉,《陶淵明集校箋》,頁 242。

五、結語

相對於之前隱逸作品對世俗以外新境的追求,不忍離棄現實人間 的淵明所選擇的創作路徑,自始即在素材與內容層次上受到極大限 制。如何既立足現實、又創造性地有所超越?可以看到,除了深掘現 實正面物事,陶詩以更大篇幅直面現實負面常態,並據此創造了三種 見諸詩作內容與思維模式的詩詠進路:固窮、飲酒、否定思維。三者 分別代表對現實的絕對拒絕、絕對接納,以及於現實中的無限自由。 而任一絕對狀態的實現,都足以成就現實中個體之獨立;其獨立程 度,從固窮之應外、飲酒之構建內在心靈、否定思維之不止步於內外 好壞任何一處來看,亦愈趨無待。若固窮彰顯了如古代貧士般對立世 俗的潔身性;飲酒則擴大了現實中人之心靈規模,使之與現實世界對 等而纯正;否定思維則無可無不可,其強韌與活躍超越一切既定價值 與事實,再不能予以矩度。陶淵明賦予這三種原本均不被人視為光明 正向的消極、逸樂與破壞性作為,完全相反的正面意義,其正面性更 非世間其他事物能夠望其項背。這超乎想像的就地超越性,使它們縱 然未在現實以外新立任何具體內容和價值向度,然而,能於絕處翻轉 意義,本身已是創造。甚至,當三項立身之道都要求絕對實踐,它們 與人們一般表現出的抗拒、接納、否定之不同,也就顯而易見:三者 不是一時之心態或行為,而是強大意志堅決力行的結果,乃實踐者嚴 苛反身要求始可望兌現其形廓者。這使它們表面看似現實尋常物事, 事實上卻已無自然而然之可能。它們是陶淵明以一生詩詠創造出的產 物,乃唯有如此實踐過後之人始能宣稱的現實立身之道。其外表之尋 常、無所立,與背後難以想像之堅毅,及對實現個體獨立多麼強烈盼 望、以致必有所創發的驅力,一體兩面。陶氏對一切實然更深一層的 思索與創制,故有如實且富有深韻、雖隱沒於日常侷促中卻仍強勁騰 躍之詩。

(責任校對:顏樞)

清華家學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戰國〕屈平著,〔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 社,2007年。
- 〔晉〕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 [晉]陶淵明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增訂本。
-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85 年。
- 〔梁〕鍾嶸、《鍾嶸詩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
- [唐]王維著,[清]趙松谷註釋,《王摩詰全集箋注》,香港:廣智 書局,出版年不詳。
- [唐]王維著,陳鐵民譯,《新譯王維詩文集》,臺北:三民書局,2009 年。
- 〔宋〕楊時、《楊龜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影印 清嘉慶 25 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

二、近人論著

-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 年。
- 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李長之,〈陶淵明的孤獨之感及其否定精神〉,《文學雜誌》第2卷第 11期,1948年4月,頁14-19。
- 張亨、〈從陶詩談中國文學與思想〉、《清華中文學報》第 17 期,2017 年 6 月,頁 24。
- 楊玉成,〈田園組曲:論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國文學誌》第 4期,2000年12月,頁193-232。
- 齊益壽,《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
- 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一卷:玄智與詩興》,臺北:聯經出版 公司,2011年。
- 錢鍾書,《管錐編》,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
- 簡良如,《〈文心雕龍〉之作為思想體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11年。
- 譚家哲,《詩文學思想》,臺北:漫遊者文化,2014年。
- 〔日〕吉川幸次郎著,李君奭譯,《陶潛》,彰化:專心企業,1981 年。
- [日]岡村繁著,路曉光、笠征譯,《世俗與超越:陶淵明新論》,臺 北:臺灣書店,1992年。
- Kang-i Sun Chang, *Six Dynasties Poet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tephen Owen, "The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 in Shuen-fu Lin, ed.,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T'a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Transcending on the Spot: The Worldly Poetics of Tao Yuanming

Liang-Ju Chien*

Abstract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the profane world, the works of Tao Yuanming 陶淵明 have a sense of trueness and of real feeling. His writings not only show the character of the poet himself, but also express a poetic state that is lofty and truthful.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ao Yuanming achieves such a poetic state, revealing his inner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with emphasis on the negative sentiments, pessimistic thoughts, as well as the shallow-seeming and repetitive content that no reader appreciates. In fact, such content constitutes the main body of his work, and as such it warrants our attention.

Key words: the poems of Tao Yuanming, worldly reality, steadfast poverty, wine drinking, negative contrast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